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

第八回 白素雲兩番探虎穴 黃衫客一怒掣龍泉

話說雷一鳴被秦應龍用蒺藜抓擒至營中，應龍欲拔劍殺他。一鳴依舊罵不絕口，拼著一死。那曉得屋樑上啪的一聲，忽然飛下四、五片瓦來，正中應龍右肩，幸虧披著軟甲，打在甲上。只震得滿臂酸麻，手中的劍墜於地下，大喝一聲：「屋上有賊，快快拿人。」原來這擲飛瓦的不是別個，乃是截雲山俠女白素雲。自從二十八日回山之後，未曾殺得仇人，心下十分惱恨。隔了一日，又要下山探營。紅線因為隔日無多，秦營中必有準備，阻住不許。直到這一夜，素雲再耐不得，恰好黃衫客來，說起：「一鳴因傷受病，現已可保無虞。不知應龍傷勢若何，日來萬峰屢次差人至山打探，何以毫無消息？」素雲乘機向紅線道：「弟子今夜定欲乘這秦賊受傷未痊下山報仇，不要耽擱日多。那廝傷痕愈，只怕反甚費手，恩師以為如何？」紅線尚未回言，黃衫客道：「此話雖也有理，但我聞得莊丁報說，秦應龍傷勢如何，甚是秘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唯有營中防備加嚴，比前更覺十分緊密。你若果然今夜欲去，須要分外小心才好。」素雲道：「多承師伯指教，此去必要拿住這廝，千刀萬剮。只是還求恩師金允，方敢啟行。」紅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仍須見機而作。早去早回，免我掛念。」素雲歡天喜地的道聲：「遵命。」等到二更以後，換了夜行衣服，拜別過紅線、黃衫客，下山而去。

到得秦營，方交三鼓。只見營門口的西座吊橋俱扯去了，靜悄悄的鴉雀無聲。抄到後營那邊，吊橋也已沒有。素雲全不在心，將身子一躍，那三丈多闊的一條壕溝已被跳過。這一回因是熟路，所以不比前番，挨牆摸壁的吃力萬分，只須依著先時進去的方向，擺動嬌軀，連連跳躍，一霎時已到中營。那些支更巡夜的人，雖是跑去跑來，絕無間斷，只因腳步甚輕，卻那一個知道屋上有入。

素雲到了中營，尋覓應龍臥室，見一間間的房屋甚多，不知究在那裡。又想：上一回所到的那一所瓦屋，雖有牀帳，卻斷乎不像是間臥房。因在屋上躊躇至再，未便下手。後來聽得營中人喊馬嘶，又有鳴金掌號之聲，心中暗暗驚疑：「難道已被賊人察破，前來拿捉。」小鹿兒在心頭上撞個不住，只得側著耳朵細聽動靜如何，再定行止。少頃，見燈球火把，像是個出隊樣兒，愈覺莫明其故。幸虧兵丁中有幾個在暗地裡言三語四的說：「我們這個元帥傷勢尚還未愈，何不在營靜養，偏要出去惹是招非，今夜既然又搶了怎麼絕色女娘，難道不曉與雷家堡上的人是個對頭，卻又偏要打他莊前經過。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們半夜裡不得安眠，大家須要出隊救應，這正是當兵的苦處，果然身不自由。自從紮營到今，並無一個金兵犯界，已是這樣的晝夜不安。不知倘有金兵到時，尚要怎麼樣哩。」多在那裡私相抱怨，講個不了。素雲聽得甚是明白，暗道：「原來秦賊傷已小愈，今夜不在營中，又往外邊搶婦女去了。但雷家堡乃雷一鳴所居之地，雷爺現在抱病，想必是雲萬峰與他作對，阻住歸路，以致連夜發兵，也未可知。聞得雲爺也甚英雄，這廝或者竟被殺卻。我今既到此間，須要探個著實，也不枉下山一場。」因俟眾兵去時，悄悄跳至中軍帳中，伏在屋脊之上，揭去了幾塊瓦片，往下細瞧。

等有一個更次，動靜毫無，心中好不焦急。後聽更樓已敲四鼓，秦應龍竟大勝而回，傳令升旗，綁上一個人來。素雲看是雷爺，不由不心下大驚，只苦無法救他。後見應龍拔劍欲砍，慌起纖纖玉手，取了四、五張瓦片，向著應龍肩上飛去，正擊個著，佩劍落地，大喊：「拿人。」素雲因救一鳴心急，也顧不得已深入重地，掣劍在手，就從這揭去的瓦縫之中「颯」的一劍，劈斷一根椽木，飛將下來，覷定應龍面門，仗劍便砍。應龍那裡防得，忙舉帳前所坐的一把紫檀木交椅來擋，但聽聽喇一聲，這椅兒已劈成兩半。應龍更是著慌，只得往帳外飛跑。兩旁站立的許多親兵，見屋上飛下一個人來，已多目瞪口呆。又見是白素雲，前番多曾領教過的，不是好惹之人，誰敢上來拿捉，一窩蜂跟著應龍，發聲大喊，飛奔出來。

好個有膽有識的素雲，也不迫趕，急忙扶起一鳴，說一聲：「雷爺受驚。」與他解去鎖鏈，又在地上拾起應龍佩劍，遞與一鳴使用，兩個人殺出中軍帳來。素雲因受過紅線的戒，不許妄殺無辜，不過虛按著劍，並不傷人，只要尋應龍一人報仇。一鳴咬牙切齒，恨著應龍負國殃民，多行不義。況且前日鏢傷自己，今夜又被殺了萬峰，並雷家堡無數團丁，所以逢人便砍，定要把秦營中人殺個雞犬不留，好不利害。

且說那秦應龍，本來自從素雲探營之後，防著他定要復來，曾在臥房及中軍帳兩旁埋伏著二百名弓箭手，十個竹梆。倘遇驚變，竹梆一響，萬弩齊發。可巧今夜出了隊，那些弓兵有一大半人多出了差，以致七零八落，此時變起倉卒。應龍逃出大帳，吩咐：「快擊竹梆，傳弓箭隊放箭。」一聲令下，四下裡梆聲亂響，萬箭齊飛，好似狂風驟雨一般，紛紛向素雲、一鳴射來。素雲見了，知是殺不出去，急喊一聲：「雷爺仔細，我們上屋走罷。」將蓮鉤一蹴，使個飛絮撲簾之勢，跳上屋去。一鳴國見勢頭不好，也使個平步青雲之勢，距上屋簷。只因高來高往的工夫平時不曾十分練得，未免有些腳步踉蹌。素雲瞥見，知他不是慣家。若使應龍追來，莫說與他對敵，只怕逃避尚是及不及。因說：「雷爺休得著慌，且請先行一步，待奴在後保護。」一鳴低頭稱是。

素雲使發了這一把桃花劍，底下有射來的箭，一支支多被格將下去，反傷了秦營中好許多自己弓兵。應龍見兩人在箭林中又被上屋走了，射去的箭紛紛落地，急又傳出話去，立刻鳴金止射。一面吩咐營外四週把守陷坑的一眾親兵，預備蝦鬚鉤子，協力拿人；一面寬去軟甲，取過托天叉，飛身上屋追趕。此刻，素雲保著一鳴，跳躍飛行。因慮前營必有埋伏，不敢前進，一步步往後營逃去。一鳴是久居此地之人，知道後營之外，瀕臨大海，無路可通。因大驚道：「白小姐，且慢再走。這後營外是海道了。既無船隻，怎樣逃生？俺們即使出得秦營，難道飛上天去，還須定個主意才是。」素雲也著驚道：「原來營外便是海了，怎的我初來時不曾看得清楚。」一鳴道：「此山本名臥虎後營，乃是虎尾，有一座極大高峰。小姐前次來時，諒被高峰阻住眼目，所以不曉得。那山峰之下，就是大海，這形勢好生險惡。」素雲道：「既這等說，奴想前營必有防備，斷去不得，還是從左右兩營下去如何？」一鳴道：「左營之外，也是海道。只有右營出去，乃虎爪嶺，雖是小道難行，不過一里有餘，便可出險。俺想竟從右出去的妙。」素雲道：「雷爺所見，諒是不差，快些走罷。」於是兩人復又折了回來，取道右邊而去。

那知應龍已追了上來，大喊：「你二人今夜多是自入牢籠，尚想往那裡走，與俺快快下屋受縛，免得動手。」素雲也不回言，颯的就是一劍。應龍起又急架，兩個人又在屋上刀來叉去，叉去刀迎，大戰起來，一鳴自料在屋面上斷不是應龍對手，不來助戰，只顧飛逃。素雲讓一鳴去得略遠，無心再鬥，虛砍一劍，且戰且走。

過有二十餘間屋面，看看已到右營的營門。一鳴見營外並無人馬攔阻，又定睛望四下一看，也不見有怎伏兵，心中暗自僥倖，喊聲：「小姐留心在意，俺先下屋去也。」兩足一蹬，跳下地來。那曉得撲通一聲，跌入陷坑之內。守坑軍士一見，急忙吹動鼙鼓，把四邊的蝦鬚鉤用力一抽，一鳴又被緊緊捆住，休想跳得起來。素雲初時聽得一鳴下去，好不歡喜。後聞鼙鼓之聲，料知又有變故，急把蓮鉤一緊，飛至簷頭，在下一看，只叫得一個苦字，芳心一亂，兩足抖動，站立不住，撲通的也跌下地來。守坑軍士又把鼙鼓吹動，大喊：「拿人。」

忽平白地起一道寒光，那軍士的十個指頭一線齊斷了下來，鮮血淋漓，叫苦不迭，連那拿住雷一鳴的軍兵也是一樣。一鳴的渾身鉤索多已斷了，站起身來。秦應龍正在屋上打算下來，忽見各兵丁無故叫苦，又見不但是素雲拿他不住，反把雷一鳴也救出陷坑，心中甚為不解，厲聲怒罵軍士無能。誰知道一言未了，屋簷口飛下一個人來，頭戴七星冠，身穿杏黃袍，足登雲履，手執寶劍，三絡長鬚，身材雄壯，相貌莊嚴，大喝：「秦賊，休得無禮，妄殺好人。須知道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。貧道在此勸你，快快退去，今夜尚可保爾殘生。否則，教你死在目前，悔之晚矣。」應龍見他來得兀突，嚇了一跳，回說：「何方來的妖道，敢到這裡撒野，吃俺一叉。」刷的一聲，舉叉就刺。那道者不慌不忙，把左手道袍一拂，這把叉滴溜溜的飛了回去。應龍尚是不服，又是一叉刺來。那道者依舊笑微微，起右手道袍拂回。到第三叉，看他把口一張，飛出一把數寸長的匕首，當的一聲，擊在叉上。說也奇

怪，那柄九十餘斤重的鐵叉，竟被這小小東西打落屋上，咯啣啣數聲響亮，跌下地去。弄得應龍只剩一雙空手，大喊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扭回身，向大營的屋上飛跑。下面素雲、一鳴，初時自分萬無生理，不知那一個剝傷軍士，救了性命。後見有個道士，隱隱在屋上與應龍交手，那應龍的九股叉忽又墜下地去，急忙雙雙跳上屋簷，共來助戰。星光之下，認得是黃衫客到了，二人心下大喜。一鳴叫聲：「黃道長來得正好，俺的大哥死得好苦，務求道長拿住秦賊報仇。」

原來黃衫客乃從截雲山來，因恐素雲有失，一鳴臥病在牀，無人救應。所以別了紅線，駕著金遁到此。那雷家堡的一切事情尚未曉得，後見應尤在屋面上追趕一鳴、素雲，正不知為了怎的。直至一鳴把前後事情略述一遍。又說雷家堡一眾團丁死亡過半，甚是可憐。黃衫客聽罷大怒，罵一聲：「好一個狠心的萬惡賊子。雲壯士與眾團丁何辜，你敢一齊殺害。俺雖山野之人，不願干預塵事，但你這般肆毒、若不略施警戒，以後勢必愈加膽大妄為，成何世界。」遂把匕首運一口氣，頃刻間有三尺來長，寒光閃爍，直向應龍腦後飛來，應尤正在沒命狂奔，覺耳朵邊呼呼的一陣鳳響，疾忙回首看時，並不見有怎人來，但有一把鋒利無比的雪亮龍泉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使一個金剛撲地之勢，一骨碌從營房上向地下滾來。只跌得鼻破口斜，耳穿眼腫，大叫一聲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暈倒於地。正是：

眼前莫漫誇無敵，背後須知尚有人。

不知秦應龍性命如何，黃衫客與白素雲怎樣出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